

名時  
大正

□ 13  
2964  
6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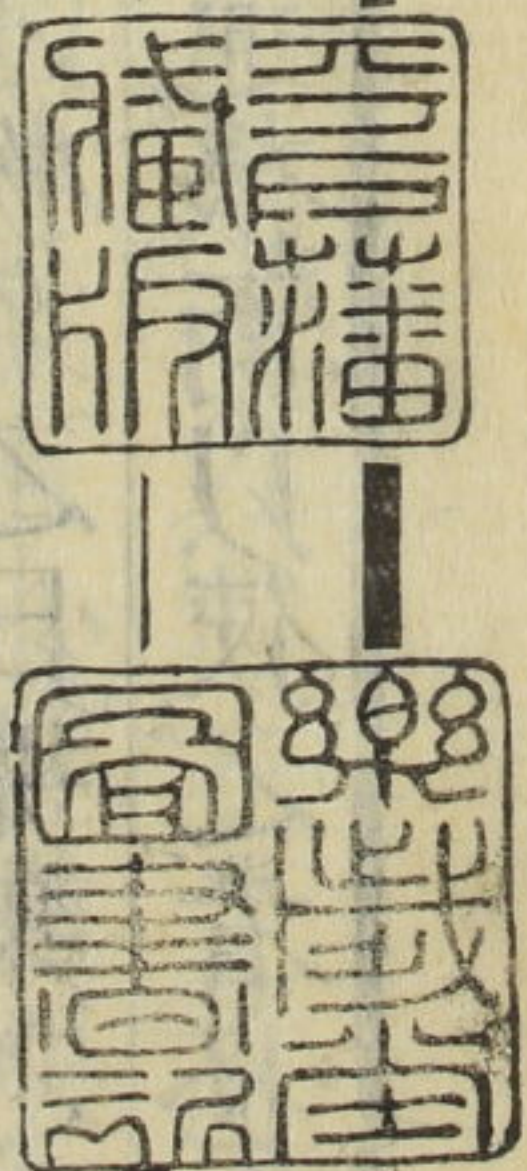
口 13  
2964  
6

心  
意  
志  
情  
性  
命

13

名疇卷之六

日本平安皆川原著



心者稱於神之所<sub>レ</sub>有條理於其中<sub>二</sub>而以著<sub>ケ</sub>含物象焉  
之名也其疇象為其實<sub>神</sub>有道<sub>條</sub>理而以紀體<sub>著</sub>含物實<sub>象</sub>  
之類也又臟名心者亦以神思條理之所藏為名  
者也古人言心皆以指其思慮條理之所在如書盤  
庚云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及云汝分猷  
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者即是也夫思慮條理者

名壽

卷六

一





安生也人體中藏魄魄含精氣神者通其生氣之機而主之運化者也生氣之機外與物感則神與其元分而與之合以遊緣於魄所識之象理而動而其動無常焉思慮條理乃著乎其中矣易繫辭傳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卽是也緣魄之神名曰魂故心者無形合魂與魄以成其稱者也其爲一身之主帥者亦以其神故也魂爲神故其物抱明明故外惹物以納之魄此其所惹夫思慮條理者神與其魄謀之所爲爲之所在者神氣集焉集之物名之曰魂集之宅名之曰魄魂者亦神之所相通機而以使之者也合魂

與魄而稱之於其謀爲之所在者乃心也是故心者常爲一身之主帥而以變動不居者也譬猶明鏡之無不必受物影而臨以美物則其影亦美以醜物則其影亦醜而如鏡之所生尚獨以自外至者也有從內擾之體氣之慾是也外內之交擾心則比塵穢聖人貴之除潔故易繫辭傳曰聖人以此洗心以此謂易道也詩人亦有辟此患之法邶風綠衣篇云心之憂矣曷維其亡又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心之方憂不得自除唯思古人則以得不爲所擾思古人者卽亦學思之謂也學思之有成則事得其方臨事



守之不敢易其宜嚮乃禮大學所謂正心者是也孟子稱吾四十不動心者亦乃不敢易其宜嚮之謂也夫子曰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者亦以戒其守之易失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亦示學之要在正心者也

或問古書有單言心而以斥其臟者又有指物中夫稱心者如天心池心是也愚意甚惑不知其旨願聞其辨答曰臟名皆人命之也如心臟乃人見其在諸臟中最居貴位知是一身主宰之所在也

而以為是思慮條理所在因遂亦用心字以為名耳是故心只是神思條理所在之名也斥其臟單言心者摸擬之名耳又如指物中央稱心者亦以人注心於其物者以此為其所集之處之義名也

或又問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言何謂乎答曰赤子之心純壹任天大人之心亦純壹任天絕無私心是以云爾也

或又問世有以明本心為教者其義如何答曰俗儒之言本心者如浮屠氏所謂佛性者是謂也古



之言曰本心者猶云本初之心蓋就事分之本未而稱之其心所於本初者故曰本心孟子云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勿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羨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羨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蓋指鄉不受之心曰本心也用以稱諸如夫佛性者可謂

謬矣

或又問詩小雅巧言篇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者何謂也答曰他人者別之於聖人君子之稱也唯聖人君子之心儀法天地釐制度量其深大廣淵固難測識如其他則雖巧蔽務隱察不出卑近其情之所存甚易覩識故曰予忖度之也或又問詩小雅小宛篇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大雅大明篇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小心者其狀如何答曰大雅板篇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者即是小心者也易繫辭傳曰小人



不耻不仁不良不義又曰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  
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即不小心者也又曰  
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可不戒乎君子  
之以是戒慎恐懼即亦小心者矣  
或又問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此人心道心者何謂也答曰此上一句  
荀子引以為道經之文而不曰大禹謨故後儒疑  
尚書此文為後人所竄入也然此是尚書之疑但  
此一語今且不論其為聖語為道經而以言之其  
告戒之義深入精微其分心為二者與管子自心

篇云人心中又有心者同蓋曰人心者所謂惟危  
者而即人所自謂以為已心者是也曰又有心者  
所謂道心者即命也人所自謂以為已心者常好  
視於謀猷謀猷之極不過於視利害得失視利害  
得失之心竟歸於自私而或陷於禍害矣故曰人  
心惟危如命動於心者乃其狀窈窕難捉定故曰  
道心惟微也  
或又問魂魄者何答曰魂是心惹物交魄之神氣  
魄是藏識之宅故魂繫辭傳云遊魂為變蓋惹物  
交魄未得安歸者是為遊者而是遊者必變其所



思以求其安歸故曰遊魂為變也魄之為物猶月  
之載明之質故書稱月始虧明日哉生魄此類可  
以此象知其義矣

意者心想彼其中之將有之而以擬之之名也其疇  
象為我實體於彼其實中之所體將有而以實擬之  
之類也意有二用其一為謂其心之所思擬者如易  
繫辭傳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及禮大學云誠意奈  
義云君子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周語云  
有不祭則脩意越語范蠡云君行制臣行意周語云  
言忠必及意魯語師亥云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

也孟子云為詩者以意逆志者即是也其一為猜疑  
之義如論語子絕四之中毋意之意即是也

或問心之所擬思與猜疑義似懸隔如何答曰凡  
人當物而心生之想念譬如小兒夜庭意有鬼小  
人意君子之已知其隱惡即是乃所謂猜疑者也  
又當物而心生之想念者其想念之所實乃即為  
存乎彼其中之物乃所謂其心所擬思者也是故  
用雖有二其實同歸矣

或又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何謂也答曰凡大  
之所言同一言而所出異其疾徐則其喜怒哀之情



因以變焉如書之文字乃不能見之故曰書不盡  
言也人之所抱意同一意而所聽異其審忽則其  
詳略之趣因以殊焉如我言之雖入人而人不能  
盡我意者此蓋在已則選言以取所當在人則遺  
意以取所繫故曰言不盡意也而易此所謂言者  
乃亦謂一字之言者也一字之言亦聽之者或聞  
曰仁而謂之為惠或聞曰憎而謂之為疾仁惠憎  
疾之分則唯其聞聲物者可以得盡之焉故曰聖  
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立象設卦者即周  
易開物之事也

或又問為詩者以意逆志者何謂也答曰此當先  
明辭云文云者然後始辨之辭也者謂言之成次  
叙以明其旨者也文也者謂輯字成彩飾以象其  
物者也是故文之為物常苦過實如雲漢之詩云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者如其辭乃言周之將大亡  
者而曰靡有孑遺者文之過實也為詩者當察之  
其辭而勿眩其文故曰不以文害辭如北山之詩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土臣者如其  
志乃欲以見莫非王事而我獨賢勞不得養父母  
者而辭因言及天下皆莫非王臣之義者也若或



因是辭以疑警毀之非臣則非詩人立言之旨所  
 在故曰不以辭害志知其為訴我獨賢勞不得養  
 父母之旨者則是讀詩而為之者之意之得中者  
 其旨之所在乃詩人所言之志也是之謂以意逆  
 志矣

或又問夫子絕意者何故也答曰意者以已心測  
 之彼未發之隱者也未發之隱若能盡中則豈不  
 可乎測而不中是誣於物誣則失情乃不可以治  
 是以君子寧見欺無以誣孟子曰昔者有饋生魚  
 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

始舍之圍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  
 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欺欺以其  
 士方難罔以非其道夫子曰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  
 可逝也不可陷也是乃絕意之旨也

志者我與心欲從之以取止於彼其中所當止之名  
 也其疇象為我用與欲道之欲從以紀體取於彼其  
 中所紀止所當之類也志有二用其一為謂心之所之  
 者如書舜典云詩言志易繫辭傳云聖人以通天下  
 之志又云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論語云匹夫不



可奪志也又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孟子云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又云懦夫有立志即皆是也又云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此蓋以心之所之固在仁義而因曰尚志也論語云隱居以求其志與此同其一為稱心正之其物者如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云志士仁人孟子云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者即是也或問論語云志于學又云志於道其義之別如何答曰志於道語勢與云志於毅同凡用於字下旨皆含動用必志於毅者言教人心正思其矢之弗

失於毅也志於道者言其心正思其身之弗失於道也用于字下旨皆為靜定志于學者言則傲仁義之志于所學詩也古人初學必以詩為先而詩言志之書也禮內則云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今夫子年十有五故知其所學是詩也即所謂興於詩也又問志士答曰即謂尚其仁義之志以行之之士也又問仁義之志其為狀如何答曰心之所之謂之志心者乃神有條理於其中之謂而又有所之則是其條理之繼也譬如神思既條理其陸行到水之事畢其次因更以條理其乘舟渡水之事



者即是有心有所之者也其用心若是以思莫失仁  
義之行是乃仁義之志之狀也又問詩言志者何  
以為教也答曰凡人志以仁義則為行仁義之人  
不志則不能行矣故曰志者氣之帥也先王欲教  
民繼仁義之志以常振其氣率其行而以令其俗  
自化是以物借山川草木鳥獸義喻孝悌忠信仁  
義視辭之所從第之次叙考道之所協合之篇章  
然後用以教之其民人日學歌詠以習其道久而  
皆自成其德性是乃詩言志之所以為教民人之  
旨也

情者就彼其中有成心而因指之其物之名也其疇  
象為彼其實中之紀有實可實有成而此因紀指之  
其實物之類也情為中實故古或與外偽對言如易  
繫辭傳云設卦以盡情偽又云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者即是也或以外見之言如又云聖人之情見乎辭  
者即是也或以在隱難知言如又云以類萬物之情  
又云知鬼神之情狀者即是也  
或問禮檀弓云樂止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  
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此何  
以言用吾情乎答曰易乾卦象傳曰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文言傳曰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養利  
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可見學做乾道變化則  
性情得正焉孔子曰從心所欲不踰矩乃性情之  
得正者也樂正子春用情未得與禮制合故悔之  
亦自謂其學之未得成情之正而以歎之也  
或又問孟子云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  
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  
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  
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  
謂善也此所謂情者似指性性情之為義固混而

無別者乎答曰心意志性情其實亦一也但隨所  
斥之旨而物各成不同心者神用之條理事物之  
名也意者其心擬思事物之名也志者心之所之  
之名也性者立其常而稱之者也情者推其實而  
稱之者也今孟子論瞽瞍與紂欲舍其外行而言  
性於其中實是以曰情而不曰性也  
性者彼中物所循之道有其常紀於我可識定者之  
名也其疇象為彼實物中之所道循有其道紀其常於  
我可體其紀之類也易繫辭傳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性善之說見於經者



而其義蓋言天地之間晝夜相代而不息萬物皆待之以達其生焉而其待之也無外內無小大無所不受焉而以為其道矣是以一陰一陽之道包天地合上下統幽明貫內外在地為剛柔之道在人為仁義之道矣民見義而心善之因以身從處之從處之者亦與陰繼陽陽繼陰同其繼者也故曰繼之者善也人心又有以成其善繼道之常者是為人之性故曰成之者性也是成繼道之常之性乃又本於天地者也聖人大觀於天地與人然後言性焉是故古又有曰天地之性者左傳襄十四年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昭二十五年曰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者即是也是故人性即天地之性天地之性乃是天下衆庶之所同共之者也以此所同共之義而視之於其一人之所行則因又有彌未彌盡不盡之義出焉詩大雅卷阿篇云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會矣易說卦傳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即是也自古天下民行之所由以此為常而以此言性孟子知是旨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



本雖然此性之於民也若存若亡若存者命之將利其生者也若亡者血氣之慾害其道者而命之所將利其生者亦各存乎其形色形色者即如恭敬辭讓是非之類即是也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是故能全天性者非聖人則不能是以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而曰堯舜性也湯武反之也又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是故凡君子單言稱性者皆大言之者也大言之者據天下古今之民故以言之也天下古今之民故者必善者而其事以得行焉不善者不得行焉矣故曰性善也若小言之則

性又可言惡可言善惡混也是故其不單言而稱者古又有曰小人之性者小人不知天性之當存而或自習凶惡以成其性者謂之小人之性左傳襄二十一年子產曰夫小人之性夔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者非國家之利也者即是也

或問已有小人之性又有天地之性則曰性有善有不善者是邪非邪答曰有善有不善之說自古有之要其見小耳善已為天地之道人孰不資生於道然則象瞽瞍亦皆性善可知矣如其習所成物言之者則人固又有剛柔緩急靜躁敏惰種



種之別豈獨善不善而已乎是故君子所言之性則與命配乃是人人必有之性非謂血氣所習成之性且血氣更又有體氣之性如孟子云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者即是也然是類不當與命相配者君子不謂之性蓋如指名之曰性則嫌生疑於道義故孟子云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又問體氣之性爲人所固有而至於配命之性則必學而後可得成之於已足孰爲本有孰爲後加答曰此卽荀卿性惡之說也夫人之初生心未能識物口未

能言語手未能舉用足未能行步必習而後得能者也亦將孰爲本有孰爲後加曰心之識物也口之言語也手之舉用也足之行步也不待教而自習不待強督而自能此猶美之成葉有羽之自飛也如夫學道者必資之於人是以謂之後加曰資於人者謂之後加則其資於物者亦爲後加矣然則穀與布帛獨非物乎何又食穀而衣布帛乎且其心之所識及其口之所言語獨非資夫民之故乎安謂之非資於人也手之所舉用非資天之空虛乎足之所行步非資地之能載乎安謂之非資



於物也。且天不假子氣，地不與子味，父母不能養子體，則子之心口手足之爲物亡已久矣。惡得識物及言語舉用行步乎？必資天地與父母，然後得其身有心口手足，則其餘所爲本有，不亦甚微矣乎？必資天地與父母，然後始得其身心口手足者，則夫天地與父母之道者，即是己身固有之道矣。又惡得謂後加哉？荀卿蓋不知生之本天地也，而以受生之後所有謂本者，是以乃有性惡之說。然而荀卿之前已有性惡之說，而詩人斥之。小雅四月篇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言人自有其性善之可言，而自廢以爲性惡，恐遂至莫自知其尤也。是故性惡之說，害於道之言也。有善不善之說，乃亦見小而不知大者言之矣。或又問：民已共夫，天地之性，則何以又有君子小人之不同，而君子何以亦必待學而成也？答曰：天地有其中，而民受之以爲其性，故亦曰天地之性是故。天地之中統人，而人不能以其所統之物爲己之有。易乾卦象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其義可見矣。其受而深之者爲君子，受而淺之者爲小人，此其所以有不同也。欲受之深者必不



法聖人則不可得也唯聖人爲能知天地之性故也曰法聖人者學即是也

或又問朱晦菴言本然之性陸子靜言見大而明儒王陽明則兼取二家因引孟子證其所兼取之說以言良智良能以此觀之朱之本然也陸之見大也陽明之良智良能也正同指一物者也愚因竊謂此即先生所謂可謂性根者然而人心中必實有是物如無則諸名儒何以言之謂之皆虛談無乃武斷邪又如先生所言古君子不言之者豈古君子未知有之乎詩中所言淑女碩人及易太

極實似指是物則似不可謂古君子不知之也且是物人能見得之則有鴻益於其智者不獨朱陸王知論之而浮屠老聃及吾神學諸外家皆知論之矣而古君子未知有是物且不知其有鴻益亦可惟也此是何說又先生屢言學不由詩書禮樂則古人不可到此又似左袒近時荻生茂卿之說其異果爲如何答曰後儒所謂性即性根蓋就古人所言性與命之間設立一物言者也詩周南關雎曰淑女衛風碩人曰碩人之類其旨實有似指性根者然彼乃欲喻人以性命之玄奧隨便設譬



名壽  
卷六  
一時之寓言非謂性命之間別有是一物也如因以謂實有是物乃孟子所謂以文害辭者也耳性命之間不可言性根之義今請更詳辨之蓋彼言性根其原出於天地開闢之說者也古聖人之道實本其始於天地而無言天地開闢之說是以其於萬物之元亦但曰乾元坤元三元之氣相合爲一即所謂天地之中者是也天地爲元故天地爲本人心爲末而是中氣之含神機者相銜於本末往來相通生生不已而時又有見其先感前知之妙用此神機在周易設立其至神者謂之易而古

所謂性者亦就此本末相通氣機發見之所在驗知其物以名之者而君子又以此氣機之本自天是以非其與命相配則不謂之性也如繫辭傳所言太極乃謂兩儀所生之地位蓋易之爲物只是爲與天地準及彌綸天地之道之物則是因所有天地之神用乃只是虛象而已非天地之實象爲易乃易太極地位之所生亦唯是陰陽兩儀非生天地也則非天地未分之前別有一物名太極者也夫既無有太極然後生天地之說則無心有性根然後發見健順五常之德之說者其亦可知矣



自諸外家就吾所謂天地之中氣者生妄揣出枝節乃始言天地開闢言開闢故有太始有太始故有混元之氣老聃云有物先天地生浮屠氏云佛性自無始有之吾神學家云有國常立尊此皆設太始混元之氣指稱之異名同實者而即亦皆其言性根之所本者也蓋諸外家設此物其說率亦大同小異其說大抵皆以爲混元之初有此一物實生天地焉而天地萬物終古又爲此物所包含矣今欲實指此物者內在人心爲虛靈不昧之性外在天地爲兩間虛空含妙機之元氣而內外一

致顯微無間以爲天地萬物之宗矣乃遂亦內自尊其性以爲天地萬物之宗直在於此矣今且推究其說其謂之自天地開闢前有之者誰見之誰傳之乎且人之智自天地日月而生則天地日月亦人智之極也愚得以知天地日月未分之前哉諸外家不知人智之所極恃妄揣以爲實測因遂鄙視天地如兒孫而別欲取所祖於天地日月之前而強又以天地之中氣充其物者豈非惑以誣者乎且彼已以謂此即天地萬物之所宗故遂又就天地對立之中遺棄地形獨取天氣而謂此乃



所包含天地者也與之合則可得制天地萬物之  
元矣又以內外一致顯微無間之說爲據故獨欲  
以取其所契會于己心而不知其本末之倒置吁  
可謂大謬矣然凡其欲以取所契會于己心者是  
欲先獨理之於內然後以及之其外者也彼諸外  
家或欲居心於此中氣而以制彼神機或欲已心  
與彼中氣及神機相合成一或欲已心必成如彼  
中氣善通其機者要之其道狹隘獨欲善其身者  
則雖欲先獨理之於內然後以及之其外者其或  
無不可矣如儒者之道豈獨止善其身者而已乎

然至如宋儒朱陸明儒王氏輩乃因誤解周易遂  
亦設一圓相名曰太極因又陰信彼混元之初有  
此一物生天地之說也曰此即人之性體此性體  
中含具萬理矣乃務靜坐省察以常希完此性體  
矣此其說雖未至於鄙視天地者而其實亦皆效  
彼諸外家之顰者矣且其所謂性體中所含具萬  
理者本亦皆諸實形中所含之理我只因見諸實  
形而思以理之其理者譬如見竒巧之器我未知  
其機所設之前我心雖思之其理而材非魯般必  
無有其理及知其機所設之後乃始有其理如學



書數及學諸外夫言語皆然是其理本屬於彼實形而非我心所固含具之證也是以昔者聖人皆貴學而好問今凡庸之材而自謂其心含具萬理者吁亦誣妄而自塞也且夫儒者之道不獨止善其身亦欲以從事於治國平天下之務者而今其爲道惑彼混元之說以本爲末而誣論性根欲先理之於內然後及之外其學雖非不讀詩書而以其心所重終不離其悟性之志故不能密察文理無意則效典刑乃雖先民嘉話其視之唯以爲窮理之用雖聖人大猷其視之唯以爲格物之資不

知經於大猷程於先民獨要之以已小智則譬猶操割鷄之刀以求宰夫牛也大節大竅豈可得斷導乎此乃言混元性根之大弊有妨害道義者矣且古聖人於周易乾卦稱龍者以此喻德性者也然其初九猶且戒舍學就心之弊曰潛龍勿用文言傳釋之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潛之爲言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夫德性而在隱者猶戒之以此况未成德性者乎以此觀之古聖人君子遺求成其德性之道豈非與後儒



之所道大有徑夫乎且後世諸儒謂見得是物則有鴻益於其智者以余觀之亦唯以可啓其一時之心言之耳啓其一時之心者未足以制其終身之行未足以制其終身之行者而謂聖人君子貴見得之乎雖然後世諸儒唯使之依民之故爲準以取其正焉則亦可以得造於古聖人君子之道矣至如近世荻生茂卿雖好言詩書禮樂而未嘗知詩書禮樂雖言成德而未嘗知古所謂成德者耳余豈左袒之乎然若果論之則諸儒荻生各亦有一長一短不裁長補短余竊爲惜之矣

或又問今俗儒有其說四書據朱子集註而其喻心之法直與陸子見大之說無異者此亦與王陽明首鼠朱陸之間者同其類者也然僕嘗略聞其說之一二彼蓋直指是虛空爲己心辨悟入於此者曰見性乃又雜引浮屠非有非空等語以自證其義之不謬然而及細究其說亦似可聽者不知彼亦有與聖人之旨合者歟答曰彼欲見性者內自深惟以求見其心性久之亦自有豁然開悟之境自覺萬慮皆消內外通融視天地萬物與己成一矣是心者乃遺芴文言黃中中庸喜怒哀樂未



發之中合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但我聖人之學  
 不待見性別自有知達之道而見性者則極其深  
 惟苦思而以得之者如古君子之於此乃亦唯  
 時中而已而見性者方是開悟之時自覺安平愉  
 樂則因自以謂是直與聖人之心無異者而浮屠  
 氏所謂佛性者亦是已萬物之理皆具乎此中矣  
 能得常住是心則天下不難平國家不難治齊也  
 其視是境若斯其重則又思以為開悟之所見只  
 是智通非心與之合譬之以遠鏡見山巔者若直  
 作身在山巔之想則乃妄惑也遇事自求其理於

心有不得則以為是吾心之未得與彼境合故也  
 合則我必得之于心矣是以其徒日相勸勵常願  
 其心之得與彼境合矣其視之甚重至若斯者是  
 其學說本與浮屠氏混因致此誤者也殊不知欲  
 心真與彼境合者非遺形骸斷嗜慾離世出俗以  
 獨修鍊是心則不可得也如其身與人在一世者  
 百事亂前萬慾擾後亦乃形骸血氣之累也見性  
 者視心重故視身輕以為此身形骸死則為土之  
 物耳何足言雖然自謂其形骸如土而其如土之  
 形骸終不可脫遺也雖時時靜坐省察譬猶築室



于道之謀其亦曰旦而潰于成矣雖然若或以求其安平愉樂而彊自制其身習以成性者則或有之焉然此非靜坐省察修鍊是心之功效得之也修習之其身者聖人之學也修鍊之其心者浮屠氏之術也彼或實修習之其身而不能辨猶自謂是亦修鍊是心者乃亦自執迷者耳且凡所謂理者並皆形象之所屬理之之心在我而理本在彼安得謂其理具乎此中乎如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者其曰備者與曰具異具者含具如人身含具其四體也備者儲備如為虞火災儲備水畜也而

其曰物者即易家人象傳所云言有物之物即指君子所樂諸德之物而其備於我之證乃下所言反身彊恕蓋反己身以彊恕則無物而不可行也而反身彊恕乃亦因己身形理而心理之之謂而以求理之則得之於其所理猶如素儲備者故曰備於我也且反身彊恕之智亦因學長其識而生則孟子此旨初非謂其理具己心不待藉學知也則安得以獨取其道於己心而以平天下治齊國家哉今見性者不察於此而妄自恃其心以謂心與彼境合則以得見萬物備乎我矣知心如虛空



之爲善而不知身踐形色之不易抑亦雖或言天  
而不知地之過也蓋夫天之事得地而成心之事  
因形而理則天之於地也心之於形理也譬亦如  
男女夫婦若言男夫身中自備有婦女則此亦論  
之大謬也是故踐形之道亦甚大矣是以雖聖人  
亦因民之故學焉而後以得知之也今見性者謂  
萬物之理皆具于心欲不由講學而以私智踐之  
遂又慢視聖經賢傳以爲此徒亦磨厲之具耳又  
何妄慢自任之甚乎彼既不能知因形色有別之  
行即爲率天性者也而徒守其智於其中此亦孟

子所謂子莫執中無權猶執一之類者也是以彼  
乃又以士與農工商爲其道無別易曰正位居體  
夫四民之無別何以正位何以居體彼乃皆失之  
矣謂之與聖人之道合則其亦無所不可合而已  
或又問論語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夫子  
似未嘗言天下之人性同也如何答曰否不然夫  
子此語祇示天下之人性同者也蓋世人見衆人  
氣習不同至相異者殆若天淵或以爲人性本各  
不同矣夫子因喻人之行事氣象有相近有相遠  
其所以有相近者蓋民之爲性雖亦因有天資上



下之別而以其本同是以有相近之跡也其所以有相遠者以又有從習熟而性受之變化者是以又有相遠之跡也是故夫子此語祇示天下之人性同者也解者不知而直以近字為性之近故有言天下之人性不同之說也殊不知此二句上下分言其旨相對今如以近字為性之近則遠字亦當為習之遠乃習是活用之事豈有遠近之跡可言乎是不成語也若又為有習故相遠之義則上亦當為有性故相近之義即相近二字竟不得不為言行事氣象之義也故以為言天下人性不同

之義者是解者之誤非夫子之旨也又問以古人言積習成性之義推之習相遠之習亦是指其所習成之氣象曰習也從是義則近為性之近似無害如何答曰此立義似可通而名物未當矣蓋性自性行事氣象自是行事氣象不得相混為一也又問其別答曰性如本條所辨就人行事氣象見其所有常而因稱之於其中所發常如此之名也故性是行事氣象所發見之本實而行事氣象是性之華華可得一旦目覩而識也本實只經數驗後可意識也而非可一旦目覩之物也近遠二字



本較量兩物相去中間之程度之名亦就目觀上起言者則近爲性之近其義竟爲不通如積習成性亦謂成其爲氣象之本實而非謂直成其氣象也要之性竟不得直指爲行事氣象也  
或又問禮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慾也物至智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智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入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此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者何義答曰此靜字本與下動字對文而

動謂慾動故慾之未動則雖有視聽言動都無失其常度者皆謂之爲靜也是人自其初生所得於天之性本如此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又問易繫辭傳云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與樂記云感而動者旨似相類不知同異果如何答曰繫辭所云无思爲者是易之事寂然不動是外物之狀言易固无思爲也然方其外物寂然不見有動響之際易便已得感通其道以合夫天下之故也蓋天下之故皆以天道成焉而易爲與行其道之神機之物而彼之所成即此



之所知是易之所以物寂然不動而能感通之故也。人之有性情亦因此易而有者也。然而如樂記以其在人言者，彼其无思爲者，即此之靜，彼其感通者，即此之感動。而樂記曰：靜者乃易道生生不已者之方行乎其間者也。曰：感動者乃亦神機發見之用。但如樂記所言，亦以其挾智及慾者言之也。是故易傳樂記二書所言其物同出於一宗而天人本末純雜稍異矣。又問慾似非性之所與，樂記何以言性之慾也？答曰：樂記所言性本非純指配命之性而兼挾血氣言之。故又曰：民有血氣心

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此可見其旨所在。其旨專在言挾血氣之性。故又得曰：性之慾也。又問挾血氣則性得言慾者何故也？答曰：天地之神機動於人心之中，以與物相感焉。而其心志於道，則以生智之正焉。心過爲血氣惑，則生慾無節焉。凡慾者，智之以血氣感者也。有血氣者，其智不能不以感焉。故不能無慾。是以君子不去慾而節之矣。又問樂記何故不言配命之性乎？答曰：樂記不言配命之性而言挾血氣之性者，其旨蓋欲歸重於下文所言先王制



禮樂以節民慾令之各得性情之正是以其上文  
言性勢自不得及配命之義者爾又問樂記不能  
及躬天理滅矣又云滅天理是宋儒言天理之所  
本也樂記之言可取則是宋儒之言亦不可棄也  
先生以為如何答曰樂記宋儒同言天理其言雖  
同旨則迥異宋儒謂性中具天理曰具者乃自足  
之辭也如樂記文意乃不然蓋言人自其初生所  
得於天之性與一身血氣相依成其物故及與外  
萬物相感則血氣隨動故曰性之慾也物至智知  
者蓋言其感之初者也好惡形焉者言心與血氣

之好惡形乎顏色言語及四體之用也是故所謂  
形者即亦動起之謂也其動無節則其智為物所  
誘化若能自反諸其未感之初而以節之則可得  
不至為物所化也是故樂記之言性但使人內自  
視其未感之靜處以驗知是為其天性之常又使  
視其感動之處以驗知是為其性之慾者爾是故  
樂記所謂天理者乃稱之於心不失其靜性之常  
而以自制其感動之節之處蓋節之所在者即其  
形理之宜而天性之不失常者則有應自知是形  
理之宜之道故稱曰天理而非謂性中所具有是



天理而自足也。是故樂記宋儒同言天理，其言雖同，旨則迥異矣。又問朱晦菴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又曰：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側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據此，朱晦菴言性亦就其發處驗得，以知其中

含具是理，因乃言性理也。先生言性亦就其發處驗得，雖嘗蒙示以朱說之非，而愚意終闡其別，願詳聞其辨。答曰：易太極猶二極之極，即指天地道所湊會之極位，故曰是生兩儀，特加以是字者，以見是位而非別有此一物也。說詳見於余所著周易繹解中。朱晦菴乃以爲別有是一物，而以喻性，此其說之第一謬矣。又性是就其發處驗得，其中物所發常如此之名，即是稱之於其之所道者，而非指其所含有是理也。故孟子又有動心忍性之語，譬如此之所發，常見其與忠信仁義諸德相順。



則稱之曰德性，即是也。而晦菴以爲就其發處驗得，因指其中所含之實之名也。因言其中含具萬理矣，不知此可名曰性根者，而非姓名之所當者也。此失古人言性之名義第一，謬矣。又如論四端之發見者，此當先辨性命之別，而後孟子言此之旨，始得明晰領會。爲凡古人言性屬於人，如前數條所言，言命屬於天，以爲此流行不已，日以命於我心，故詩云天之抗我如禮，中庸云天命之謂性，以之謂言，則知此亦指其流行不已，以命於心，而以動者言之也。孟子固知是義，其言性乃常以此。

命相配以說，故曰性也有命焉，是故其四端之旨亦唯欲人直就其心驗知。夫配命之性以言之者，爾晦菴不知是義，乃曰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又曰人物之性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又曰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苟如是說，則是民之初生，皆各自以天爲己之有，而自流行，以至於死，而如真活夫，却無所施命於其心者，也豈不性乎？且古人惟於天命言流行，言不已，而今乃突然於性言流行，寧爲可



通乎其太極說曰靜者性之所立也動者命之所  
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  
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此晦菴說命  
之意若曰命晝夜流行固不拘動靜則宜不須言  
動靜今已就動靜以言之而以動爲命之所以行  
以靜爲動之息則息是不行矣然又以爲一動一  
靜皆命之行豈非欲成性命流行之義之強說乎  
凡天地間萬物無論有形無形而其動皆常資於  
天靜常資於地未有一資之後離天地不復資而  
自能動靜者也晦菴何不之悟哉四端之發見於

心譬如花發於樹也花以時發之令樹氣相應而  
發出焉四端亦以命之令性相順故發見者爾今  
曰天所命於其初生健順五常之性自流行乎心  
中因發見此四端者譬猶言樹身中自具春陽之  
氣與花不藉天時而自能發出豈非妄誣之說乎  
是第三謬矣晦菴說性有是二謬乃與予說性不  
同之處也願賢審別無錯聽焉  
或又問宋儒本然之性即似先生配命之性也而  
宋儒又言氣質之性而先生不言之却言血氣之  
性者有說乎答曰古人不言氣質而言血氣論語



夫子曰君子有三戒焉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禮中庸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即是也蓋古人論性以命為主以命為主者以示道所出之源教所行之由其要在此者而如血氣之性乃以其義有與夫配命之性相關是以言之耳若夫氣質之性賢愚勇怯貪廉靜躁等類古人非不知有斯別故書曰元惡論語夫子言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及國語言叔魚之死賄於其初生左傳徵揚食我之滅宗於其初號即是也然至論性

則是類皆不在其品自之列者蓋以為此皆枝末之辨不必細別及君子得位總統其衆庶以施其風教令其學以勉勵焉則此皆可昏率而化故也後世儒者不知君子之義本如此而欲以其道戶告人論是以其論性亦徒詳枝末而言氣質要之非古君子論要之所在是以不言耳或又問血氣與配命之性相關者其義如何答曰人之一身有血氣神識藏乎其中而以與物感焉以血氣而與感則為慾以道而與感則為德或以血氣或以道者亦以志相異者也志生於識善識



者生於不憚位分愚識者神昏而以私為主神昏而淫於慾則爲血氣所役邪志由此起而諸醜發乎事業矣神明而思於文義則能自役使血氣善志由此起而諸美發乎事業矣文義也者即道也以文義役使血氣性乃得配命焉矣是故血氣譬猶劣馬也配命之性猶人也人善馭劣馬則劣馬常爲人用可以取千里之道焉矣不善馭則劣馬不肯伏轡銜而或以使人至於墮地被傷損焉矣此乃血氣與配命之性相關之說也  
或又問易繫辭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何謂也答曰晝夜之道舉其大本乃亦一陰一陽耳然則天地之所以行其化於萬物者亦只是此一陰一陽人與彼物其本無二則人道之所因起者亦只是此一陰一陽以生之者耳是故人所稱善者亦只是倣彼一陰一陽之不息而以繼之於人道之所常者也故曰繼之者善也如成其繼自不息者是又成之於其心之所常者也故曰成之者性也  
或又問性之善不善非無用之辨與君子聞性善將益求增之聞不善將反求修飾之也小人雖善



不因善不善即展不善矣如何答曰凡性之論非  
為勸學之設而為欲牧民者之設也牧者事與其  
物性悖則其將不得牧之焉矣以是故必審之其  
故審之其故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之所命知  
天之所命則知其所所以牧之之道知其所以牧之  
之道則知之其新焉雖教之者亦以之故論語夫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而志士亦必有資  
性善之義志士蓋以為身既為士則不可不求德  
成君子也不知於命則不明乎善不明乎善則不  
誠乎身不誠乎身則民人不可得治矣君子之所

以自修其身成其德者即其所以治民人者也是  
故成君子之道即亦存乎其所以牧之之道矣是  
以志士與牧教者必求講性矣今非志士非牧教  
者而聞論性故以為無用之辨也今夫農夫將欲  
種藝五穀者也不審五穀之性則種藝之事皆將  
敗矣士君子當審民性之義亦乃農夫於五穀之  
性之類也是故以性之論為無用之辨者要之以  
其所見未到而言者耳  
或又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然則禽獸之類亦皆  
性善乎答曰禽獸亦皆性善彼各長養其子續其



種類匹侶相呼千百成群互相警告避難遠害者  
此即性善之徵也又問然則彼其匹侶爭食父子  
聚牝者何也答曰禽獸之屬飲食自求牝牡自配  
是為其受形之天性矣則其爭食聚牝之類從人  
觀之固可醜惡之事雖然在彼則亦無所害其為  
生矣以是故禽獸其天性亦無禮無義矣如人則  
與彼異如飲食衣服男女之欲皆必待衆所肯而  
後得遂之故皆亦當以禮義取之不然則倫理不  
安爭奪擾至則又以害其為生矣以是故人其天  
性亦有善禮義之心矣聖人者因其所有而作之

節文者也是故惟人之性有禮義此其所與禽獸  
異者也禽獸之事從人言之則無禮無義然不可  
以此謂其性不善也

或又問周語單襄公曰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  
也若據此言則人之性似無禮義如有則又何陵  
也答曰周語此言蓋其下欲明聖人貴讓是以特  
言陵上然要是一時之說非通論也如禽獸固無  
上下之別則又無陵之可言矣唯人則有上下之  
別是以乃言其陵也然已知上下則是必不能無  
義矣且其為之上者德與位協則民將心悅而誠



服矣豈有敢欲陵之者哉惟為之上者德多不與  
位協常以其不善蓋抑其下矣以是故為之下者  
乃或陵之矣然則非人之性陵上也唯見其不善  
心不肯服耳是故周語所言是一時有為之說非  
人之性無禮義也

命者彼以我為向後受之之物而以令之我內之名  
也其疇象為彼以我為於道後承受之之體物而以  
紀體令之我內我之類也命有二義其一為命令之命  
此又有二用一為命事之命如詩大雅烝民篇云出  
納王命之命及文王篇云上帝既命之命論語云君

命召之命孟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矣之命是也  
一為命位之命如左傳昭七年云正考父一命而偃  
二命而偻三命而循墻而趨蓋謂其初為士者一命  
為下大夫二命為上大夫三命為上卿也及詩小雅  
采芣篇云服其命服之命是也其一為天命之命此  
亦有二用一為死生禍福之命如論語子夏云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及夫子曰亾之命矣夫之命孟子云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之命是也一為性命之命乃詩  
篇諸言命者如唐風揚之水篇云我聞有命大雅文  
王篇永言配命之類並皆謂此性命之命者而小雅



正月篇所云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者即是其物也大抵詩三百篇所教始於求命而終於成命蓋周南關雎求淑女即是以求命者故韓詩外傳孔子曰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周頌又有昊天有成命篇則可以見其道始於求命而終於成命也凡學唯求配是命不敢康者即君子之道而雖古所以教人之道並皆以此爲其大本矣故夫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

於樂禮中庸亦明是大本之義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然而自春秋之時世或不能知此天命之當爲命而徒言死生之命如左傳文十二年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可見當時唯邾文公知天命之當爲命而其左右臣皆徒知死生之命而已雖然天命之爲物其名可稱其狀可



言而至其實命我心者亦甚竊味難以的知唯學宜  
 昭義問者然後始得知之詩大雅文王篇曰命之不  
 易無過爾躬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即謂是也是以  
 夫子之聖必四十不惑之後至於五十始乃知命以  
 為知命然後道可以與君子不違也故曰不知命無  
 以為君子也然而古又有於禮言命者左傳成十三  
 年劉子曰吾聞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  
 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  
 能者敗以取禍即是也而此所謂定命即又詩大雅  
 抑篇云訂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旨亦與此同

或問世俗率以命為己身有生本根之稱是義如  
 何答曰為有生本根者非不可也而其所為本之  
 義古與今大有不同古人所謂本者乃以為天常  
 將生機來續我中而連綿不絕是為己身生活之  
 本也若此來路遇阻絕不能續者則死故古又稱  
 死曰絕命如漢息夫躬絕命辭即是也是故古所  
 稱命者其旨專屬之於天而不為人所自有也如  
 今世俗所稱本根之義乃以為初生之時既得其  
 生之本根不復須彼之來續者也是以人物為如  
 木石無呼吸氣息之物遂有斯說者失古稱命之



義遠矣。又問有生之本根稱之曰命，使理義發見於心性者，亦稱命。其他死生禍福興廢之數，亦稱命者，何以其爲物各別而所取稱則混同也？答曰：雖爲物各別，然其所稱之旨則同耳。蓋命之所稱其義皆屬之於天，而凡人事之所盡皆無非天者。也有生之本根者，天之所續之而非人之所能爲之，故稱曰命。即世俗所謂人命也。人有所得達其生之大道而天使人時自生，遵是道之心，故亦稱曰命。即所謂性命也。或亦稱曰天命。禮中庸云：天命之謂性者，即是也。如人死生禍福興廢之數，亦

有非人之所能爲者，故亦稱天命。故亦雖爲物各別，然其所稱命之旨則一也。又問有生之本根所謂人命者，天常續之於人形軀之中，而至如性命乃天使人時自生，導道之心，則人命性命似有常續與不常續之異。不知然否？答曰：否。不然，如性命之命亦常續之物。詩周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亦謂此耳。前所謂云時生是心者，非時時之謂而當其可時之謂也。蓋天之抗我也，執我仇仇焉，如弗我克，亦不我力，故人自留心內聽，則常得受其命焉。不則不能常受焉。然當其可時則雖不留



心內聽之人亦無不生其遵道之心故曰時生是  
心也要之人命性命本是一物非有常續不常續  
之異也

或又問夫子知命舊說或以為夫子自知天使已  
為木鐸於天下之命者而今先生說乃以為性命  
之命不知別有所據乎答曰然此知命二字本亦  
見於詩鄘風蝮蝮篇云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心  
之難定也譬猶蝮蝮之不可指而憑也若乃憑之  
則將必至見人謂之為大無信者也蓋其人不知  
其今之心所思乃是天之所命者本易歛然失故

也小雅小宛篇亦以斯義作言曰人之齊聖飲酒  
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  
知命者自知其命在此溫克之中是以自敬其儀  
雖飲酒亦自溫克不失其儀而不知者壹醉不顧  
而其情惡日富也而凡此類諸所言命者其旨皆  
亦謂所本於其身位而以定之者故易鼎卦象傳  
曰君子以正位凝命蓋以位之所正當者以取其  
道乃命皆可由知也故詩大雅抑篇亦云訐謏定  
命遠猶辰告是故君子學通達道義以單其心則  
其位之所宜行而與時宜合者日又知之於其心



易大有象傳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姤卦九五曰有隕自天不舍命也詩周頌昊天有成命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之類可以見矣是故凡古人言知命之義皆無非主是義乃如邾文公云命在養民而君子謂之知命及夫子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亦皆以是義言者矣然則夫曰知天命者安得獨謂命爲木鐸之義乎且謂命爲木鐸者自其喪位言其所得乃是爲得喪之事得喪之於人亦猶禍福死生之類也人之於是數者固

不得與爲亦豈所得避就故夫子曰天生德於我桓韙其如我何又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孟子亦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君子之於是數者亦乃任彼之自然已唯守之其中而已詩邶風北門篇云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孟子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雖夫子之於天下亦唯其義之與比而已亦從吾所好而以修已何暇規規其所命得喪而以謀避就



乎且雖知之亦將何益是知以天命爲知命爲木  
鐸者舊說之謬矣  
或又問易繫辭傳曰樂天知命故不憂何謂也答  
曰憂與樂相反凡人心之性本與道同出故行與  
道合則得其自性君子知之謂之樂不與道合則  
不得其自性君子知之謂之憂天者即謂天之道  
也又道之所在即有命在焉心能不違其所宜樂  
之道者其智必能知命知而能從之則不憂故曰  
樂天知命故不憂也又問凡學者之言命皆莫非  
天命而或曰命或曰天命何以爲別乎答曰單言

命者舉命於一時者也與天併言者皆因其性因  
性者蓋性常與命相配因其所相配者以舉其命  
則是乃舉命之全體舉命之全體則自不得不稱  
曰天命也

或又問孟子云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  
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此知命何義  
且此似指死生之命者如何答曰知命有二義一  
於心思多端之中察知是爲天之命者是也一知  
命之爲物本若是者是也如論語易所云知命皆  
屬前義如孟子此言乃後義前義譬如當物辨知



是真是假是也後義譬如知物之全體形狀是也  
而此前後又必互相待以發其旨蓋命雖天之所  
令亦有由人致之者故曰天造孽尚可辟也自作  
之孽不可逭也今既知巖墻之下是危處也而身  
猶立于其下則其或壓死亦自招也知命者知凡  
命皆以若是而至者故務先自擇取其可安身之  
處也是乃亦察是真是假之一端也而如孟子言  
之之意蓋又欲見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人  
不可不以若是之義故先言之者耳如似指死生  
之命者以如上所言之義故也死生之命與天命

之命君子言之本自同歸無二致獨世俗視死生  
情太重以故二者遂致岐分不合孟子乃欲人莫  
以世俗所言死生之命惑其心而以順受其正故  
有是言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  
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者言人當主其性所宜  
之道而以處決於其死生之間盡道而死則命之  
正者也若乃去就不擇行立不慎或壓巖墻卒然  
致斃或無道之行身被刑戮者非命之正者也禮  
檀弓所云畏壓溺不弔者旨亦與孟子之意同  
或又問易說卦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何謂



也。答曰：此當先詳分上下文意，然後得通達。此上云：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下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和順者，道與德之情也。義者，道與德所立之紀也。用道和德順之情，求條理於義綱之所在，則其所生衆行宜之諸目，皆可以得之。睹察焉，而此窮理之事，其求之亦當內盡其性，內盡其性，則外因以至於知命。蓋性命之爲物，本亦一其歸，故也。既而至於知命者，是爲得其理之順者。故下曰：順性命之理也。

或又問：天命乃天道之所在，然而天道悠遠，聖人

何以知其有恒之甚容易也？答曰：天道之於人，其有恒者，百千爲常，其不可測者，偶居一二。譬猶人五官備者，百千爲常，畸人居一二也。聖人之於天道也，乃亦舍其不可測者，據其有恒者以言之，是故古之言天道，謂之以悠遠者，獨於物之數言之。如左傳昭十八年，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者，即是也。如物之數，聖人亦不能知，是以設龜及筮占以決之。如夫易所云：聖人明天之道者，乃有恒可知者之謂也。非夫悠遠者之謂也。然而彼百千爲常者，或固有易知焉矣。若乃詩



大雅大明篇所云天命靡常及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知之之道又非容易所得也  
 或又問夫子曰祭則受福又曰丘之禱久矣然則君子亦祈福者也與福固有祈求則可獲與答曰福固有可獲而君子祈之而所謂祈者亦敬不失其道之謂也是以天道善禍福人之義易詩書中言之者甚多而並皆期之以善行如易云順天休命詩大雅卷阿篇云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書皐陶謨云天命有德者是類不暇枚舉是故君子之祈福與小

人異矣又問君子所祈求之福其數為幾何其所欲辟之禍其數又為幾何答曰福有五一日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禍有六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見于書洪範又問君子已其所求者福而所惡者禍則何故又殺身成其仁乎答曰君子篤信道而不貳者也福雖所求而不以道則不處也禍雖所辟而不以道則不去也故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是故君子之於死



生禍福亦皆斷之以其義義者乃亦其身為士之義也

或又問受命之稱近世率多以為天子受有天下之命之義而諸侯以下稱受命則其義似有嫌於僭不知諸侯以下稱受命古有其據乎答曰禮中庸稱是故大德必受命此因舜而言之則是為有天下之命如詩大雅卷阿篇所云受命其義汎稱君子則諸侯與大夫並可得膺其稱矣據易繫辭傳云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者則凡學者

臨欲行事自於其心與易道謀而中因得其辭之可言者亦可稱之曰受命如論語云賜也不受命即亦其證也是故以受命為獨稱於天子者乃亦書生唯讀中庸不廣涉他經之陋習其義安足取定則乎

或又問上帝已界人以生然則其又宜無生虎狼及諸毒禽蟲魚之屬以害傷人及生蟲蟲蝨賊以害人食此是何故答曰此以上帝為獨閔人生是以有斯疑者也殊不知天地徧覆廣育以令萬類無不得其所為心故虎狼自虎狼諸毒禽蟲自諸



毒禽蟲、蟲蟲、蟲賊、自蟲蟲、蟲賊、隨形賦性、因類命、居各自得養、各自全生、此自是天地之所以爲至大、上帝之所以爲至仁、豈有偏私於人之理哉、若言相害、則人亦、穿虎狼、殺諸毒禽蟲、蟲蟲之屬、竟田而火之、魚介之類、竭澤而漁之、不得謂彼獨妨害我者也、若又問彼此相妨害之說、則凡有生之屬、必有死、死者形數之盡也、有死故亦自有妨害、有妨害者、乃亦形氣分異之累也、雖然、以彼禽獸、蟲魚、各皆有其毛羽爪角鱗甲、護生避害之具備、觀之上帝好生之德、何嘗不周到焉、乃又知彼死

與妨害者、自是有形自然之勢、有之者、而非上帝好生之德、偶有所欠於此也矣、又問死及妨害爲形氣之累、則此皆爲非命、與若又皆是爲命者、則其爲命之義、皆將如何、答曰、凡有生之類、必有死、則死亦其始已命之矣、是故若考終命、若天殤、若以形氣之累、遇妨害者、其死皆莫非命者、豈唯死生而已乎、雖禍福吉凶、貧富貴賤之類、皆無非命者、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子曰、無非命者、即謂是也、然命有因形氣者、有因道者、是一者其爲義則一矣、但君子之言命、以其因道者、不以因



形氣者因道者有常可言而因形氣者其事不可測故也又問死亦其始已命之則何以謂上帝好生乎答曰天運而長地載而久而生氣盈乎其中矣是氣者上帝之所統萬物以賦予之生者也與天合體者不死日月星辰是也與地合體者壽金石喬松是也天地日月之氣相感以成者陰陽四時寒暑晝夜迭相推遷迭相代易此數者亦以天地為之故終古不息矣終古不息之機寓生氣而成其精粹者其名曰神神者無所不在而有時隱顯矣雷霆霜霧風雨之屬皆與夫陰陽四時寒暑

晝夜之餘化相感以生者也是故有時有無矣人也萬物也又受其生於夫化機所行之際而各有其形者也此其形數之所感又皆至小不能周於地以是故形氣不能周無窮矣而形氣之所結則神必隨入而舍焉此神者上帝之所以統壹於夫天地者也以有所統壹之機而與夫形氣不能周無窮者相珍抱以為其生形氣尚固則神存焉形氣衰則所統壹之機稍禡之形氣盡則神乃出其舍而與夫元合矣神之所以出其舍而與夫元合者乃其為終古不息之物故也雖百卉草木之



於夫生氣亦皆然，是其常也。是以天之道與其盛者而奪其衰者，禮中庸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古之君子待敵國者亦以此爲法。左傳襄三年鄭子皮引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國之利也者，即是也。是故草木當落而霜降之，人神當亡而刑加之，國家當亡而敵兵伐之，而其降之加之伐之者，乃上帝之所以行。夫生化於萬物之道也。是故死者有形者不得免之數，衆有形之生者必有其死，故曰：死亦其始已命之矣。而如上帝之德，仍爲好生矣。又問人

之死生皆似有數而不知數，亦有可免乎？答曰：數者雖聖者所或不知者，如保身之道則亦可得言也。大抵人之生以神爲本，而形完固則血氣周營，血氣周營則神因安舍焉。形血氣有過則神乃不能居之，形內有天數，外有天理，形數窮盡則弊損，神乃不能居之，老死是也。形用戾理則其神不安而咎殃至焉。形乃或不可保焉。理者彝倫所宜之道，即是也。血氣必得養而運行，不得養則運行息，運行息乃饑渴死是也。又有氣破其形體，諸疾病是也。又有物破其內體，如諸中毒是也。又有物自



外破其形體如刀劍湯火諸傷及禽獸蟲魚諸害是也又有形失其據而斃如諸陷墜沈溺是也而此諸破傷失害又有以衆見之者風之覆舟敵之殲三軍疾疫之虛一邑者亦皆遇其神之數當俱去而然者也其所以或免或不免者蓋亦神當存則生神當亡則死也虎之不食醉人者神全也无入之家風雨破其屋者內氣虛也軍無紀律者敵覆其師者心不一也一者實實者全而欲一旦實者莫如敬以守道知此者存神之要存神之要保身之道也過此以往雖聖者或不能知之也矣又

問貧富貴賤吉凶禍福盛衰興廢者人何如各得之乎答曰禍福吉凶事象也貧富以財貴賤以位其得之之情亦各不同也曰然則貧富何情答曰財者民之所用以利其身慾者也利也者法天行無所息者也民身血氣不得其所以適之則或失其生也得之則其心以爲慊也血氣之以是失與所慊感於心而動者是曰慾夫民唯有是慾是以皆勤其身服其業務以殖其財財贍則其慾可濟也此血氣之含乎體中而以周包於其身者其與夫元氣之含乎天而以周包於地壤者比象乎天



之氣者以行爲其情也是故人之血氣亦以遂爲其適也而夫財之所與夫血氣之慾相待而使之得其所適者其猶日月星辰之與天合體以行乎財是以亦以運流行遷轉化代易爲情矣天子國君能統天下國中財用之權使之運行不息猶斗極之挈日月星辰以運之也夫從此而下民身得其所便若得其所安若得其志若得遂其慾者乃以求之而爲捐其財捐財之所聚者權勢之門多蓄若多出產殖之家天下舟車所由以輻輳之都塗及飲食之肆倡妓之間若其神善靈之祠寺其

方善驗鑿巫之類皆是也當所聚而能有之者富當散而不能當聚若雖當而不能有者皆貧貧富者猶天氣之有盈縮也夫地有定處而多受其所來而寡其所去者盈也多其所去而寡其所來者縮也此亦與夫貧富之情同者也是故貧富者又其地位與其所當之時勢使然也要之財者以流通不居爲情以與夫人慾相待而爲之用者也衆民之所寶也其仰之之情亦猶日月星辰也衆皆貴之而我獨賤之則失待財之情矣是故慾不有節者財用無度無度則竭矣雖用之有度而其人



計物輕忽而寡信及惰慢於其所藏者民不肯以其所寶來置不來置則置之矣雖來置而亦或妄洩之或爲盜所奪矣此又貧富所由然之情也若夫其地位與其所當之時勢之得與不得乃天也故曰富貴在天也然而以計家貧爲心者小人之情非君子之所爲心也君子思其衆庶之皆富故夫子曰富之矣又問貴賤何情君子之於貴賤以何爲心乎答曰貴有自陟貴者有夤緣而貴者有承襲而貴者有貴益隆者賤有自降賤者有世賤者有賤益汚者貴者爲衆所推以居其上位者是

也自陟貴者有功德於衆者也其至大者天子若霸朝之始祖其次諸王公侯之始祖其次卿大夫諸閥閱之始祖即是也夤緣而貴者有連姻戚若承寵遇於其君而因得起家者也其至大者天子若霸朝外戚之家若其身非有功德特因寵遇得榮擢於天子若霸朝者其次因寵姬幸臣得美官者諸公侯之國亦皆有之乃又其次也承襲而貴者天子若諸王侯之嗣君卿大夫士諸閥閱之冑子是也貴益隆者前諸貴或有功德或有夤緣以更進其上位者是也自降賤者王公以下有時或



一四  
卷六  
五十一  
褫官奪祿甚或貶爲庶人者是也世賤者庶人之子孫是也賤益汚者庶人之子或爲人婢妾奴僕或爲俳優或爲娼妓或爲乞兒者是也而凡此貴賤之情原本起於天尊地卑之義蓋人之視人及萬物也必皆有天乎其上有地乎其下爲而人生則常以習之其識而以爲其性以爲其性故因又生人及萬物之貴賤焉萬物之貴賤今姑置不論人之貴賤者蓋有功德爲衆所庇賴而衆崇仰悅戴之者其德有上下功有大小或望之如天或如日或如雲或如山嶽或如岡陵或如丘古聖主

因民所崇仰悅戴之情而身即安居其上位又因民所望賢者功德之上下大小建設官爵等級各舉以列之於其位秩位之所不秩乃衆庶乃爲賤矣是故唯有功若德者然後可以得安其位而不者雖彊據之必不能安其位矣易辭卦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繫辭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即謂此者也然而功德之大者民必慕之不能忘而其死或祀爲神又因思其子孫於是乎其蔭庇大者或及數百世其次百世其次數十世若七



八世若四五世二三世此又所以貴者有世襲之由也是故世襲之貴者幾乎無功德而居之者矣古賢聖之王當其世襲之位者慎其所以保之之術詩云畏天之威于此保之畏天之威者抑已勤職務以思利衆庶者也肆已憚位不知其害衆庶者不畏天者也不畏天者衆庶惡之衆庶所惡者天必奪之其位昔殷紂貴爲天子多行不道卒喪其社稷而身首異處矣詩云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謂此也如夫夤緣而貴者自陟貴者貴益隆者清世致之者多以義濁世致之者多以不義不義

亦非所宜貴故夫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子非不欲貴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故禮中庸云素貧賤行乎貧賤又曰君子居安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此又君子於貴賤所與小人不

同之情也又問吉凶答曰君子之言吉凶與小人所言不同易繫辭傳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蓋得道曰吉失道曰凶以是推之道苟得則雖小人所謂凶者君子謂之吉苟失則雖小人所謂吉者君子謂之凶論語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者是人之所惡也不



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亦乃以是義言者也至如小  
人所謂吉凶則或乃以吉爲凶以凶爲吉不必論  
之而可也又問禍福答曰福者分外遇有優容之  
地而以得進展者是也禍者分外遇有缺陷之地  
而以失安平者是也君子無所不用敬而以得人  
焉又以得鬼神之神祐焉先王制禮示以是義是以  
名祭肉曰福故禮祭義孔子曰戰必勝祭必得福  
如禍又與福反則知凡人不敬以從事則無往而  
非踏禍機者矣可不戒乎至如小人禍福亦不必  
論義與吉凶同又問盛衰興廢答曰凡國家之事

皆得天則興得道則盛失道則衰失天則廢蓋夫  
萬物之於天地間也其神旺則物成之衰則物害  
之矣而神者或以一而一或以萬而一者也是故  
夫天道得失之所以盛衰興廢者要亦由其國家  
神氣之榮悴譬之碁筭短者輸筭長者贏而其長  
者與神榮同也譬之戰謀力粗弱者敗精彊者勝  
精彊者與神榮同也雖然如國家之盛衰興廢則  
其爲物大矣知其由神氣榮悴者固不多而至知  
有物之成害者益又希矣所謂國家之神氣者安  
存也家主與家人國君與國臣民其相於之間皆



有<sub>レ</sub>神氣存<sub>ス</sub>焉蓋凡夫國家盛衰興廢之術者君主  
智明則必脩德脩德則行必順於道行必順於道  
則民人悅民人悅則天祐焉則物不能害之而其  
業必興焉故曰得天則興也脩諸民人之所說興  
天之所祐而不已者必興之又興之故曰得道則  
盛也君主智昏則計短短則行必不順於道不順  
於道者不顧民人之所愁苦天之所厭惡而欲自  
肆其體慾如是者物必害之而其業必衰焉故曰  
失道則衰也行諸其所愁苦厭惡而不已者既失  
民人而天又從之斯靡不貶棄矣故曰失天者廢

也是故得天得道而以得民人者其君主與民人  
情相和協而爲一心此乃所謂神氣之榮也失天  
失道而以失民人者其君主與民人情相反戾而  
各抱爾心此乃所謂神氣之悴也神也者敬之則  
存慢之則亡左傳成十三年劉文公曰敬在養神  
蓋亦謂此也  
或又問先生嘗答問四端之發曰命使性順者何  
謂也答曰此當先辨性之所自見者然後及命使  
性順之事也性有血氣之性有配命之性而此二  
性之所自見皆常於其思慮技巧之所不及思慮



技巧之所不及者，卒然驟發之頃，即是也。然而其所感，又有深淺之別，而配命與血氣所見有不同也。如孟子所謂簞食豆羹見於色者，乃言其所感未深，而血氣之性自見者也。如四端之發，乃配命之所自見者也。配命之所自見，常必於物之所感深中。我衷者，夫然後命使性順焉。如人見孺子將入井，怵惕惻隱之心動焉，而以思往救之。及如小人之見君子，如見其肺肝，則羞惡之心生焉，而以自掩其不善者，並皆卒然之頃，感深中。我衷者也。如辭讓是非之心，見亦皆以若是之類，其所以必

然者，蓋性不與命相配，即與血氣相依，以生慾無節，而心又欲濟其慾，或施以技巧詐僞，以自揜蔽其惡慝，故非思慮技巧之所不及，則性不可得見焉矣。是故命，譬心神也。血氣，譬手足之體氣也。思慮技巧，譬手足之用也。心神之未使，手足也。手足之用，或多為其體氣使，體氣欲安，而手足常為其求安之用矣。於是除其用，則體氣存焉。去思慮技巧，則血氣存焉。及心神之欲使其體也，體亦總其用而為之役使，是故思慮技巧，亦有時為配命之用矣。物之感深中，我衷則血氣不得禦而應以心



主之動<sub>レ</sub>心<sub>ヲ</sub>主之動<sub>キ</sub>也<sub>ニ</sub>血氣皆不能<sub>レ</sub>奉承而起<sub>ル</sub>焉<sub>ハ</sub>  
 是之謂<sub>レ</sub>命使<sub>レ</sub>性順<sub>ル</sub>也<sub>ニ</sub>凡此命使<sub>レ</sub>性順<sub>ル</sub>之道<sub>ハ</sub>以戰則  
 勝以爲<sub>レ</sub>政教則使<sub>レ</sub>民人化<sub>ル</sub>蓋<sub>レ</sub>凡民之所<sub>レ</sub>不期<sub>ル</sub>者皆  
 卒然之頃<sub>ノ</sub>之類也<sub>ニ</sub>兵之以<sub>レ</sub>短節<sub>ヲ</sub>政教之以<sub>レ</sub>至誠<sub>ヲ</sub>  
 皆深中<sub>ニ</sub>我衷<sub>ニ</sub>之類也<sub>ニ</sub>

已上六物爲<sub>レ</sub>人物之中實<sub>ト</sub>心者神用條理之全名  
 也意者心之用也志者心之道也情者心之實也  
 性者稱<sub>レ</sub>其道之所<sub>レ</sub>有<sub>ル</sub>紀者也<sub>ニ</sub>命者生<sub>ル</sub>夫所有<sub>レ</sub>紀之  
 本也

名疇卷之六終 大尾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